



# 联合国 大会



PROVISIONAL  
A/42/PV.19  
6 October 1987  
CHINESE

## 大会

### 第四十二届会议

#### 第十九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7年9月30日星期三，下午3点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弗洛林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嗣后：彼得斯先生 (副主席)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嗣后：弗洛林先生 (主席)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 一 一般性辩论〔9〕：(续)

##### 下列各位发了言：

阿勒萨尼先生 (卡塔尔)  
安德松先生 (瑞典)  
科罗马先生 (塞拉利昂)  
杜格苏伦先生 (蒙古)  
阿里亚斯先生 (巴拿马)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 定本将刊印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 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2-750室）。

下午3点15分开会。

议程项目9 (续)

一般性辩论

阿勒萨尼先生 (卡塔尔)：值此在这一国际论坛上发言之际，我高兴的代表卡塔尔国祝贺您担任本届联合国大会主席，我们相信本次大会将取得成功。您的当选是对您富丰的经验和众所周知的能力表示的欣赏。我们相信，您会将所有这些品质用于为第四十二届联合国大会服务。

我也对您的前任表示欣赏，感谢他干练和胜任主持了上届大会的工作。

我们也最热烈地赞扬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先生为使联合国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中发挥作用所作的努力及有效地斡旋。我们尤其要赞扬他在结束冲突、根除战争幽灵方面所作的努力。我们对他提交给本届大会的关于联合国工作的报告表示赞扬，并支持该报告的内容。

联合国对国际社会的幸福与发展提供了服务，为维护国际和平、安全与稳定作出了不懈努力。有鉴于此，我们所有联合国会员国都应对联合国表现出忠诚和支持。因此，我们每个国家都应当维护联合国的作用，严格遵守《联合国宪章》，尊重和实行联合国的决议和建议。我们应当从这一角度出发来处理我们同其他国家的合作关系，无论是在区域一级还是在全球一级。

因此，我们极为遗憾地注意到某些会员国不执行联合国通过的决议这种做法。使我们同样感到遗憾的是，联合国也未能使这几个国家遵守自己的决议。这种状况使联合国在处理某些旷日持久的国际问题时无能为力，同时也在国际公众舆论中对联合国的信誉及其决议的地位造成了不利影响。

然而，尽管我们抱有以上批评性的看法，但我们依然欣赏联合国和秘书长在国际和平、安全与稳定事业中作出的不懈努力。

巴勒斯坦问题依然是联合国决议遭到无视、国际社会的政治意愿遭到蔑视的活生生的例证。自巴勒斯坦人民被驱赶出自己的家园、他们的土地被掠夺以来，犹太复活主义种族主义实体至今依然对联合国的决议抱极其轻蔑和傲慢的蔑视态度。这一种族主义实体的行径完全与国际合法性和联合国的决议背道而驰。其行径是建立在恐怖主义、霸权主义和扩张主义基础之上的。在所有这些活动中，其行动的特点是完全蔑视国际法制，抛弃了人道与文明的行为，依赖其军队，造成了物质和道义破坏。

巴勒斯坦问题仍然是中东问题的核心。该地区所有其他冲突和问题不过是这一基本问题的副产品——这个基本问题的确是世界性的问题。

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在找到公正和全面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办法之前，这个敏感地区是不会实现稳定和安宁的——这个解决方案应能使巴勒斯坦人民返回家园，使他们能在其唯一合法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的领导下，在自己的国土上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

为了公正而全面的解决问题，我们敦促国际社会帮助纠正以色列对国际法准则的高傲和蔑视态度。必须制止以色列的定居政策，该政策的目的是剥夺巴勒斯坦人民有一块自己的国土的历史权利，并通过毁灭巴勒斯坦人民的教育、文化和社会体制，来消灭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特征和文化。

卡塔尔国认为，实现公正而持久的和平的最好办法是召开一个由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和有关各方，其中包括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参加的国际会议。

两伊战争是我国深切关注和忧虑的一个问题。两伊战争已经进入了第八个年头，并继续给两个国家带来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资源损失。这场战争的继续已经破坏了海湾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也给全球范围内的和平与稳定带来了潜在的破坏，这是由于战争已经威胁到海湾水域国际航道的安全，中断了石油和天然气的供应，所谓油轮战还在升级，同时在海湾水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属于不同国家的海军部队。

卡塔尔国和海湾合作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国一起正在努力寻找一个办法能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来结束这场战争，从而维护了双方的合法权利，并确保海湾地区不会成为国际冲突的战场，并确保排除外来干涉的可能性，因为外来干涉对于海湾地区的各国人民来说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我们希望双方表现出最大限度的克制，并不再进一步地干预航行的自由。我们呼吁我们的两个邻国伊朗和伊拉克在贯彻安全理事会第598(1978)号决议方面进行合作，这个决议表达了国际社会努力实现和平、公正和全面的解决战争的共同意愿，决议有助于该地区在国际法的保障下，实现和平与安宁。只有这样解决问题才能促进该地区和全世界人民的最大利益。

我们赞扬伊拉克对于第598(1987)号决议的积极态度，欢迎伊拉克在这方面与联合国秘书长的合作。我们希望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也这样做。

最近在圣城麦加发生的事件，对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在德黑兰使馆的袭击以及向科威特领土内发射导弹的事件都不吉利地表明该地区局势的发展趋势。我们对这些事件表示遗憾和震惊，并要求不要再发生此类针对海湾阿拉伯国家的事件了。

兄弟的黎巴嫩自从5年前被以色列占领以来，一直生活在悲剧之中。黎巴嫩人民正遭受着深重的苦难，黎巴嫩的部分领土仍然被占领。犹太复国主义实体仍然无视安全理事会关于撤军的紧急呼吁。因此，我们强调国际社会有必要通过敦促以色列从黎巴嫩所有领土全面撤军来履行自己的职责。我们宣布，我国坚定地支持黎巴嫩的独立，支持黎巴嫩维护其领土主权。

关于“在联合国主持下召开一次国际会议，以制定恐怖主义的定义，并对恐怖主义与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加以区分”的分项目已被列入大会议程，我国对此极为满意。

的确，恐怖主义是一个危险的现象，威胁到整个国际社会。我们谴责恐怖主义，并期待着国际社会为反对恐怖主义所采取的统一行动。就恐怖主义的确切定

义达成一致意见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步骤。相比之下，为了实现自决而进行的民族解放运动根据《联合国宪章》是合法的，应该得到所有人的支持。

在另一方面，卡塔尔国越来越深切地关注在阿富汗发生的一切，那里仍然是该地区紧张局势的中心，我们和阿富汗有着伊斯兰宗教和历史的共同遗产。在阿富汗领土上外国军队的存在威胁了邻国的和平与安全。我国期待着外国军队早日撤出，以便使阿富汗人民自由地选择其政治制度。多年的内战已经表明，是无法用军事的办法解决问题的。需要的是对话，从而最终使阿富汗人民建立一个他们所希望的政府。

南非的局势仍然是我们关注的问题之一。我们希望，不久将找到合适的解决办法，从而结束南非和纳米比亚人民的苦难。这应该是可能的，条件是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遵守联合国的各项决议，结束其针对南部非洲邻国的错误政策。我国支持南非大多数人为反对少数白人种族主义统治的英勇斗争。我们呼吁所有会员国动员世界公众舆论支持这一正义的人道主义的事业。我们重申支持纳米比亚人民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的领导下进行的反对殖民主义分子无视联合国有关决议继续占领他们的国土的斗争。

世界经济危机仍然给所有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混乱。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许多国家的债务负担越来越重。

第三世界国家的债务已经达到了天文数字，估计有数千亿美元。世界贸易条件已经恶化，工业国家采取的保护主义措施的消极影响变得越来越明显。发展中国家生产的初级产品的价格继续下跌，而工业国家产品的价格却在上涨。由此而引起的通货膨胀和经济萧条要求恢复和加强南北对话，目的在于建立一个新的经济秩序，至少改变和改善一下现在的秩序。

经济增长看来是使发展中国家能够解决外债问题和摆脱经济危机的唯一道路。为了推动增长和发展的进程，发达国家应该鼓励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技术，增加从发

展中国的进口，并真正降低使发展中国家负担过重的利率。发达国家甚至应该考虑全部或部分免除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债务。我们认为有必要增加国际金融机构对于发展中国家的贷款，并根据更加稳定和现实的贸易安排，打开发展中国家产品在发达国家的销路。

发展中国家采取的经济政策的目的则应该是限制消费，增加投资以增加劳动力就业的机会。

安德森先生：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对你当选为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主席表示祝贺。在你完成你的重要任务的过程中，你会得到我国代表团的全力支持。

人类的设想是否出现了缺陷？

我们是否有可能及时地改变这种现象？

瑞典极为受人热爱的儿童读物作家阿斯特丽德·林德伦在一篇发言中提出了这些问题。她发言的题目是：暴力，我们永远不要！

阿斯特丽德·林德伦本人回答了这些问题，他提到了儿童。必须从他们开始，她说。

亲身经历压迫和暴力的儿童，在他们长大的时候使用暴力。

亲身受到热爱和尊重的儿童养成了热爱他们周围世界的态度。

儿童不区分黑色和白色，黄色和棕色。对儿童来说，其他儿童也仅仅是儿童，不管他们的血统，他们的语言或他们的肤色。

瑞典曾是一个单一民族的社会。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它变成了一个多民族和多种族的国家。在我国首都的某些郊区，有一百个以上的民族，代表了世界各地的人。

我们成年人应该向儿童学习。我们应该避免使种族偏见在人类中造成对抗。

我们必须向种族主义的罪恶发起进攻，不管它们出现在什么地方。

种族主义是愚蠢的。它仅仅根据诸如肤色或头发颜色等的表面现象对有关人类的优点和特点作轻率的判断。

种族主义是可鄙的。其行为常常既有阴险狡诈的一面，又有阿谀奉承、背信弃义的一面。

种族主义是胆小的。它以虚假的言词为幌子，暗箭伤人。

种族主义是自私的。它否认和阻碍团结与合作。使人们相互对抗。

种族主义是残暴的。它一贯犯下骇人听闻的罪行，作出战争和暴力行为。

南非的事态发展使人们深为关切。自五月选举以来，种族主义日益强硬的态度考虑不周的，是可悲的。对种族隔离反对者，工会领导人及其组织的暴行，对日益升级的给邻国造成不稳定的政策严重破坏了和平解决的前景。

南非少数人政权坚持维护种族隔离制度，这样做，定会遭到国际社会日益增强的压力和要求改革的日益坚决的要求。如果我们要对消灭暴力作出贡献，为和平消除种族隔离制度创造条件，那么，这样做是必要的。我们现在就要这样做了。否则，就来不及了。

废除种族隔离是整个国际社会所关切的问题。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在这方面有特殊的责任。

遗憾的是，安全理事会还没有能够作出决定，对南非实行有效的，强制性的制裁。在这种制裁以前，瑞典和其他北欧国家已经增加了他们以前单方面所采取的措施，并开始全面禁止与南非和纳米比亚的贸易。我们希望，这些措施会使其他国家也这样做，从而增强对南非政府的压力。

南非依然占领着纳米比亚。我们支持秘书长为打破这一僵局而作出的努力。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必须建立在安全理事会第435号决议(1978)的基础之上，而不提出任何毫不相关的条件。

南部非洲国家遭到了南非制造不稳定政策的沉重的打击。为了支持这些国家并减少他们对南非的依赖，现在迫切需要作出更多的双边和国际发展合作的努力。对南部非洲的援助是瑞典双边发展援助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过去五年里，给这一地区的拨款已达15亿美元。

调动和协调这种努力应该成为联合国对种族隔离政策的受害者的援助的一项重要任务，同时还必须增加对解放运动的人道主义援助。

增加对前线国家的支持，将会更有力地促使整个地区——包括南非在内——废除种族隔离那一天的到来。

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的战争已经造成了巨大的人类痛苦和巨大的物力损失。

海湾地区最近的事态发展意味着冲突的升级和扩大的重大危险。在这一具有爆炸性的局势中，所有有关各方都必须厉行最大的容忍。瑞典政府欢迎通过安全理事会第598(1987)号决议。这项决议为解决冲突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必须遵守这项决议。这也关系到安全理事会的权威性。我国政府全力支持秘书长重新作出的努力。

在中东，以色列长期占领着阿富汗领土，这对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都构成了危险的威胁。一致同意召开在联合国主持下的国际和平会议将给这一地区带来和平的希望，并结束对该地区的占领。瑞典支持促成这种会议召开的努力。

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决议和第338(1973)号决议为解决冲突奠定了基础。以色列必须撤离1967年占领的领土。阿拉伯各方也必须承认以色列在安全的边界内生存的权利。此外，必须允许巴勒斯坦人民行使其自决权，包括建立他们自己国家的权利。

巴勒斯坦人必须有他们信任的代表参加谈判，这很重要。我们认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享有这种信任。



苏联践踏国际法，继续其在阿富汗的战争，已经进入第八个年头。苏联入侵部队必须撤走。必须让阿富汗人民自己决定自己政府的形式和他们的未来。这是解决冲突，让数百万阿富汗难民返回家园努力成功的必要条件。秘书长为实现这一目的而进行的努力得到瑞典政府的有力支持。

在解决柬埔寨冲突问题上，越南撤军和让柬埔寨人民决定自己的未来也是同样必不可少的。瑞典政府感兴趣地注意到最近关于这些国家未来前途的接触。我们希望，这一发展标志着一场真正对话的开端。

我们欢迎斯里兰卡和印度两国政府就斯里兰卡各种族之间恢复和平关系所达成的协定。和平解决这场令人担忧的冲突的前景现在比以前更加光明了。

我们希望两个朝鲜更加频繁地争取恢复对话的努力能够成功。

五个中美洲国家8月间达成的协定是促进这一长期遭受冲突困扰地区和平与合作的重要步骤。这些冲突的根源在于社会和经济不公正状况，由于外国干涉而进一步加剧，如美国违反国际法支持对尼加拉瓜合法政府进行战争的人。

我们欢迎尼加拉瓜政府不顾尼加拉瓜所遭受的侵犯，通过最近的积极措施，明确表明愿意执行和平方案。协定表达了中美洲国家根据自己的愿望，安排自己的未来的愿望。协定的实施需要得到整个国际社会的支持。这一地区内外的所有国家都必须遵守协定的根本原则：尊重国际法和民主。停止对非正规部队提供援助是成功的条件之一。孔塔多拉集团国家和它们的支援集团以及美洲国家组织和联合国在争取和平的继续努力中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正如哥斯达黎加总统阿里亚斯先生最近在华盛顿说的那样，“让我们给和平一次机会。

通过维持和平活动，联合国在一些问题上成功地协助地区冲突各方让局势平静下来，进而促进寻求和平解决的努力。瑞典长期、积极支持这些活动，我国去年决定为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提供一个后勤单位，供联黎部队使用。

我国对参加维持和平活动继续保持积极的态度，在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的问题

题上也是如此。我们感到遗憾，主要由于在提供资金方面不合理的做法，迫使我国将我们的一个营从塞浦路斯撤走。让提供部队的国家在这样的联合国活动中承担如此之多的财政负担已变得越来越难以忍受。在今后，瑞典将继续为联合国在塞浦路斯的维持和平活动提供警察和总部工作人员。我国继续坚决支持秘书长对各方进行调解的努力。

必须反对暴力和压迫。只有这样才能为后代享有持久和平创造必要条件。

联合国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保护和促进人权。以《世界人权宣言》为基础，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当可观的标准准则。保护人权的国际公约已经过去。一项反对酷刑的公约最近开始生效。各国加入这些公约是很重要的。所有国家都必须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

完全必须强调反对国际恐怖主义及其破坏性暴力的重要性。在联合国组织和其他国际组织中进行合作具有重大意义。我们希望，本届大会能够在这方面加强合作达成协定。

麻醉药品的问题已经发展成全球范围的问题。在今年夏天在维也纳举行的“关于滥用毒品和毒品走私国际会议”上，参加会议的国家保证采取有利的国际措施打击滥用毒品的现象。为了实现这一诺言，联合国必须获得必要的人力物力，以便发挥中心的作用。

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的重要性在今年夏天的贸发会议上得到了强调。会议《最后文件》体现了对各国相互依存以及各种促进增长措施之间的密切关系的认识。会议的结果是积极的。现在是各国政府履行责任，以建设性精神执行《最后文件》精神的时候了。

人类面临的两大毁灭的威胁：核战争的威胁和全球环境破坏的威胁。第一个威胁随时可能爆发；第二个威胁则要较长的时间。如果我们不能消除这些威胁，人类文明就有危险。

两年前，我们对裁军工作取得进展的希望得到了加强。当时，两个超级大国的领导人作出了历史性的声明：核战争无法赢也绝不应该打。

瑞典政府欢迎美国和苏联之间就消除中程核武器问题达成的原则协定。但是如果，这些裁军措施导致其他领域的扩军，那将是一个严重的挫折。还必须尽快地在目前关于战略核武器和外空武器的谈判中取得进展。

一项全面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正变得日益重要。禁试条约将使新型、更先进的核武器的研制和发展更加困难。它也将减少核武器扩散的危险。这样一项条约将是表明核武器国家决心打破军备竞赛恶性循环的明确的行动。

在核武器威胁阴影下，还有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有些不仅仅构成威胁，就在现在，人民正在遭受化学武器可怕的折磨。

我们现在有一个机会使我们的后代摆脱这些武器。只要日内瓦的裁军谈判会议继续取得进展，在不久的将来有可能缔结一项禁止化学武器的公约。

同样，我们也应为削减全球和各地区的常规武器而作出不懈的努力。去年的斯德哥尔摩会议已同意继续发展建立信心和建立安全的措施，在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框架之内就此达成协定的前景看好。在同一框架内开始进行裁减常规军备谈判的前景似乎也是好的。

瑞典政府积极支持在北欧地区建立无核区的设想，支持在中欧建立无战场核武器走廊的设想。

同时，也应进一步重视海军军备竞赛。早就应该开始就建立信心措施和这方面的裁军开始进行谈判。在这方面恰当的第一步可以是就防止海上意外事故达成一项多边协定，以补充现有的各个双边协定。

世界应选择发展，而不是选择军备竞赛。裁军与发展国际会议是多边外交的一个成就。我们希望那些未参加这一会议的国家将会参与后续进程。

我们对留给后代的世界负有责任。由挪威首相戈洛·哈兰·布朗德特兰德所主持的国际与发展委员会已有力地表明了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如果这一发展概念得以贯彻，我们便可以挽救我们的环境，保护我们的自然资源。否则的话，就不可能有经济与社会进步，从长远观点来看，人类的生存也会受到威胁。

目前大会议程的一些项目是关于联合国环境规划理事会的一些决议草案，这些决议草案是关于世界委员会报告和注重行动的环境展望报告的。我们真诚地希望这些决议草案在今年秋天可以得到通过。如果能通过的话，就可以发起一个进程，使联合国的决策机构修改其政策、项目、预算和各项活动，从而促进持续的发展。各国政府也应相应地重新审查其国内政策。在瑞典已开始了这一做法。此外，有远见地管理自然资源及确保环境还将被视为瑞典国际发展合作的五项目标之一。

正如布朗德特兰德委员会所建议的那样，应该考虑召开第二次人类环境全球会议。会议目的可以是审议自第一届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以来的进展情况，估价环境问题所造成的危害，并商讨制订一个行动纲领，以确保持续的发展。

如果该建议得到广泛支持的话，即可在1992年召开第二次人类环境会议。即两次会议相隔的时间为二十年。瑞典准备再次作为此次会议的东道国，如果这是普遍愿望的话。

联合国正在经历一个自我检讨并作出改变的关键阶段。要克服这些困难，各成员国就必须作出承诺，并进行耐心的工作。去年联合国大会根据18人专家小组的报告为改革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改革进程的目的不能只是削减预算，改革的整个目标应该是实现一个很适于行使其职能的国际组织。

我们现在已同意修改的预算程序，其目的是使方案的预算通过时能得到成员国尽可能多的支持。这样，就可以创造先决条件以确保联合国的各项活动得到必要的支持。

要成功地完成改革进程，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各成员国都必须根据《联合国宪章》履行其财政义务。这点也完全适用于联合国最大的捐助者。否则，后果将不堪

设想。

瑞典已故首相奥洛夫·帕尔梅在联合国创建四十周年时指出，应更平衡地估价各个总问题，现在有理由重温这些设想。<sup>21</sup>这是使联合国这个世界组织更加坚强的一个途径。根据现在的情况来看，以往所商定的估价问题的准绳已经不再起作用。如果这种令人不满意的状况持续下去的话，我们就不可避免地要考虑修改这个估价问题的准绳。

联合国未来的议程与其现在的议程方向将有所不同。我们日益面临更多的全球性问题和困难。仅靠一国或地区性的措施是不可能迎接这些挑战的。对瑞典政府来说，结论是非常明确的：只有通过联合国和与联合国系统的框架之内进行有效和有目的的合作，我们才可能有效地对付这类问题。这点也适用于核武器所带来的威胁、环境恶化以及南北之间的种种不公正。这也适用于正如爱滋病之类的疾病，适用于不断严重的滥用麻醉品问题和难民问题。

联合国系统一定要能够适应上述现实状况，但这并非是要修改《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必须无条件地遵循《宪章》中所体现的国际法规则。所需要的是重新审议和考虑联合国系统的结构与工作方式。联合国这一世界组织一定要能够有效地满足1990年以及此后的各种要求。在经济与社会方面也完全应该这样。

但这并非仅仅是一个面向未来的问题。我们一定要更好地利用联合国现有的机制。

联合国之内的合作象征着各国人民有希望毫无恐惧地生活在和平与尊严中。我们的重大职责就是使得这种希望永存。

科罗马先生（塞拉利昂）：主席先生，请允许我代表塞拉利昂代表团对您当选为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主席表示热烈祝贺。一致选举您担任这一崇高的职务是对您作为政治家和资深外交家的杰出履历的承认。我愿向您保证我国代表团在您执行繁重的职务时给予全力合作。

借此机会我谨向您的前任在主持第四十一届会议审议工作中所表现的令人敬佩的作风表示敬意。

同时我国代表团对秘书长对联合国上届会议以来的工作所提出的明确、全面的报告表示欣赏。令人鼓舞的是联合国面临存亡问题之后不到一年，它已逐渐成为会员国之间“有更多共同看法的组织”。

这一情况表明对多边贸易主义的兴趣已有恢复，这值得认真思考。因为它要求秘书长和秘书处具有娴熟的管理技巧。我国政府感到鼓舞的是，秘书长有效地应付这一挑战，勇敢地指出联合国机构的弊病，批判了会员国不良表现，而不管其国家和影响的大小。

在这一方面，我们赞成他对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目前机构发表的批评意见，以及他建议的改革，特别是要求将其代表提交至部长级，以及要求建立一个小型计划发展小组，以在考虑整个机构能力的情况下，对与发展有关的问题采取统筹兼顾的行动。

秘书长的努力只代表了我们为保证联合国生存和效率时必须做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确保其对《宪章》条款的执行，它也是保证联合国效能的最关键因素。十分令人遗憾的是，一些会员国常常出于短期政治目的，或是有意识地忽略，损害联合国的信誉。

对联合国是否是维持和平局势和各国有序发展的工具的问题已不需加以证实。只需指出，在一个没有章法的国际环境中，甚至弱国也会阻止大国取得和平与有序的发展，这在历史上屡见不鲜。任何会员国认为对联合国的承诺只是为他人所做的表示，而不是自我利益所赋予的神圣职责的观点是十分错误的。

上届会议以来，世界各地的安全、经济和社会局势发展给我们带来的是更多的绝望而不是希望。

在我们观望超级大国走向达成具有历史意义的裁军协议的过程中，我们的激动心情却由于以下事实而有所减弱，即武器能力的广泛试验在同时进行，以及大量资源投入到完善互相毁灭的手段上。因此，在我们注意到超级大国之间对裁军的显著努力的同时，我们希望国际社会认识到这一事件的真正意义是向加紧制定更多的全球性及全面军备控制和裁军协议方面跨出的一大步，并将此作为一个更大的安全事业的一部分，其成功也需要和平解决地区、和内部冲突，以及在各国建立可接受的经济条件。

我们相信那种认为和平和安全之岛能在充满紧张局势、种族偏见、宗教偏见、不公正经济以及霸权狂想的世界内创建并维持下去的想法是天真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坚持不懈地呼吁各国坚决、毫不妥协地要求在南非建立一个多数人统治，以及纳米比亚自决，我们还一贯主张在寻求公正解决在中东、柬埔寨、中美洲、阿富汗、西撒哈拉和乍得的冲突时应有同样决心。

秘书长警告如果不采取及时行动给予阻止，一场惊人的人类悲剧即将在南非发生。塞拉利昂代表团曾在大会及其它场合就避免这场即将来临的悲剧提出了国际社会应采取的行动。我们不想在此重复这些建议，只想提醒那些继续反对对南非种族主义集团实行全面制裁的人，这样做危害了他们要保护的利益，破坏了对反对南非种族隔离所施加温和压力这一唯一可行的办法，使暴力摧毁该集团成为不可避免。

在种族隔离政权没有准备通过谈判使南非民主、和平地过渡到多数人统治，以及该集团依靠使用武力对付大多数黑人，使其非法存在永久化的情况下，任何人声称站在南非争取自由和正义的一方，同时又反对以制裁或威胁或使用军事强制手段对南非施加有效压力都是十分荒唐的。

同其它会员国一样，我们原则上反对为达到政治目的使用武力的做法，但我们不会以这一原则为借口，掩盖放弃《宪章》所赋予我们的神圣职责，即在地球上消灭野蛮主义、不道德、冲突——这一切在种族隔离制度中都得到体现。

我们不需要提醒任何人，种族隔离制度继续天天依靠对不满七岁的黑人儿童实行监禁、酷刑和杀害，惨无人道地屠杀本国和邻国的被剥夺了财产的手无寸铁的无辜平民，是不可救药的。它已成为已故美国总统肯尼迪雄辩而深刻地指出过：“那些使和平演变无法进行的人，使暴力革命成为不可避免。”这已成了一个典型的例子。

正如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奥利弗·塔姆波先生所表明的那样，这就是那些直接承受负担的人现在对南非局势所作出的评价，塔姆波先生指出：

“当我们被剥夺所有以宪法手段来解脱大多数人的苦难的时候，没有人应要求我们以非暴力手段寻求变革”。

我们认为，如果国际社会听取秘书长的忠告并且采取及时的行动，就会有办法避免南非的人间悲剧，因为如果我们由于忽略或玩世不恭的态度让这场悲剧发生，那么其后果就可能不是我们有些人所想象的那样可以容忍的。

现在已经有足够的事实证明种族隔离制度正在崩溃。曾经为这一制度制定宗教理论方面借口的南非荷兰白人新教最近宣布强制性种族隔离的宗教理论基础是一项应当受到反对的错误，因而种族隔离制度的精神和理论基础受到了严厉的抨击。此外，一度为种族隔离制度提供理论基础的斯泰伦博希大学最近已经成为一个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中心。

我们应当看到，这些事件并不是偶然或者在真空的状态中发生的，而是因为近年来国际社会一直对南非施加了很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压力。

因此，我们理所当然应当继续施加这种已经带来这些变化的压力，这不仅是为了最终消除种族隔离制度，而且也是为了加快纳米比亚独立的进程。在这一方面，我们承认并特别赞扬在南非大规模撤回投资的努力、工会和教会组织在南非内外所进行的活动、自由战士的决心以及南部非洲前线国家的毅力。

两伊战争是一场巨大的悲剧，国际社会应当尽力制止这场战争。联合国在寻



求这一目标方面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我们赞赏秘书长长期来对这个问题的关切以及为持久地解决这场冲突所作出的努力，为了解决问题秘书长最近又访问了伊朗和伊拉克。

我们认为，联合国的会员国各自能够对和平进程作出重大的贡献，帮助创造一种普遍的信任和紧迫的气氛，如果没有这种气氛，就不可能消除目前四处弥漫的相互猜疑的阴影，导致战争的继续拖延。我们十分有兴趣和满意地注意到安全理事会一致通过第598(1987)号决议，并呼吁秘书长和联合国的所有会员国帮助创造执行该决议的适当条件。

重新提及关于举行中东问题国际和平会议的意见以及目前这一意见得到的广泛的国际支持使我国代表团感到十分兴趣。我们密切地注视秘书长在有关各方之间努力争取在国际会议的程序方面达成协商一致意见所取得的进展，我们也非常失望地看到，某些方面现在还不能够同意举行一次国际会议的意见。

然而，我们信任秘书长的灵活性和联合国会员国的美好意愿，这一点促使我们希望，目前的障碍不久将能够得到解决。与此同时，我们认为，巴勒斯坦人民由于以色列在占领区所进行的残暴活动而蒙受的巨大苦难将唤醒联合国会员国的良知，并促进更有利地反对以色列企图长期实行占领的阴谋。

我们认为，以侵犯它国人民的同等权利和安全来维护自己人民建立一个国家的权利和安全这样一项政策完全没有道义上的力量，也完全不符合逻辑。我们已经看到的是，由于这项政策，该区域出现了更大的痛苦和不安全，整个国际体系的稳定也受到了更大的威胁。因此，为了国际社会每一个成员的利益，应当作出真诚的努力争取尽快解决中东冲突；不这样做的话，只会让大家付出更大的代价，让每一个人的情况进一步恶化。

在这个大会堂里的许多人都还记得，几年前越南为了维护自己所珍惜的那些原则进行斗争，为此越南得到了许多国家的同情和支持。今天，越南继续不让柬埔寨人民享有越南当年进行如此顽强斗争而争取的东西。昨天的受害者成为明天的

压迫者，这种怪事只能使人感到惊讶。

去年我国代表团欢迎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提出的解决这个国家局势的8点和平计划。当时我们期待这项计划所提出的实际，办法能够得到越南的积极反应，哪怕是表明它的和平意愿。眼下我们认为越南只有两个选择：要么表明真正的意愿从柬埔寨撤军、让柬埔寨人民建立自己的政府形式，要么继续表明出对《宪章》义务的不忠诚，而引起国际社会的愤怒。

自30年前战争结束以来，朝鲜半岛一直是一个局势紧张的地区。我们认为，为了在该区域建立持久的和平，南北朝鲜双方（其在联合国的会员国地位是合乎逻辑的一个步骤）应当执行恢复双方之间高层会谈的建议。这些会谈应当仍然是直接的，而不应当有任何破坏相互信任的直接问题。

最近中美洲的事态有了发展，终于签署了危地马拉协定，也就是阿里亚斯计划，这自然给许多人带来了对该区域建立持久和平的机会的乐观态度。

我们相信，所有热爱和平的国家都会真诚地促进实现我们对于中美洲各国人民取得和平与繁荣的共同愿望。

尽管在解决阿富汗局势方面似乎已经取得了某些进展，比如，据报道已经达成了监督外国军队撤出的协议，但是，冲突各方还没有能够就外国军队撤出的时间达成一致的意见，这仍然引起许多代表团的关切。

最近在联合国特别代表迭戈·科多维斯先生主持下在日内瓦举行的间接会谈在缩小各方对撤军日期的意见分歧方面已经有了实际进展，我们并不想低估这种进展的意义，但是我们认为，至今还没有什么值得庆祝的；今天阿富汗局势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所造成的威胁仍然向过去一样严重。

---

\* 副主席彼得斯先生（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主持会议。

西撒哈拉的僵局依然存在，在该被占领土内造成了巨大的人类苦难和经济破坏，该地区的国家、特别是阿尔及利亚正忙于处理庞大的难民问题。联合国高级难民专员为减轻这些难民问题所提供的宝贵的援助非常值得称道。

塞拉利昂继续承认西撒哈拉人民合法的自决权；与此同时，我们呼吁所有有关方面与秘书长进行合作，以执行非洲统一组织和联合国通过的所有有关决议，特别是大会第40/50号决议。

今年关于世界经济情况的各种报告再次一致对短期和中期世界经济情况的前景表示悲观。5年多来，我们年复一年的在大会中倾听人们黯然地预测世界经济；每当会议结束、人民纷纷离去时，我们总是自我安慰：够了，我们通过了决议，并许诺要采取行动，这足以驱散乌云了。

我们似乎每次都取得进展，但证明总是不够，因为我们不仅继续遇到同样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的严重程度倾向于加剧。发展危机这一问题尤其是如此。债务问题是危机的一个组成部分，使得发展中国家近十年来备受其苦。

多年来，这一危机的各种表现形式及其对发展中世界人民的影响一直是联合国和其他地区学者、决策者和发展专家进行广泛分析和提出建议的课题。

受影响的国家目前增长缓慢，甚至出现了负数，这种普遍的现象进一步导致生活条件恶化，而生活条件之差早已破了记录。这些国家、尤其是非洲为扭转这一倾向所进行的努力却被一些严重的国际因素所抵消；在这些因素中，引人注目的是缩小资本流动，货币不稳定、商品价格下跌、工业化国家的保护主义和农业补贴增加，最严重的是极其沉重的债务负担。

比如，已证实，从1983年至1986年，债务国向工业发达的债权国进行的纯资金转移高达1,070亿美元；1987年，据估计光是主要的债务国进行的转移就达到了270亿美元。今年，非洲国家由于商品价格下跌已经损失了190亿美元。据说欧洲农业补贴的效果等同于分别向小麦和糖实行124%和

226%的关税。占世界第三位的总外债从1981年的7290亿美元增加到今年的10,000亿美元。

面临这些令人束手无策的障碍,祈求国际社会其他方面予以谅解的呼吁最好时是得到家长式的答复,最坏时,是遭到嘲笑。即使是提供了援助,也常常是有条件的,即执行一些根本不顾发展中国家结构性差别的经济政策。

结构性调整政策常常着重于限制进口和不加管制的内部经济自由化,比如一古脑儿地取消补贴,大幅度货币贬值、廉价拍卖公有企业等。僵硬地推行这些政策只会加剧接受调整的经济的结构基础中的弊病,导致这一过程中各种古怪的社会和政治问题产生。

我们很振奋地注意到,最近有迹象表明,对结构调整政策原来的话“边增长,边结构调整”有了新的看法,即在这一进程中,要认识、明确承认必须既对进行调整的发展中国家增加外部援助,同时在调整过程中也要保护社会中脆弱的集团。

这一发展事态预示着工业化国家巩固了自己的义务,这一定会加强发展中国家处理自己经济问题努力的有效性。

在这一方面,我们非洲赞赏地注意到,秘书长、国际金融和发展机构、以及个别的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已经采取了令人瞩目的行动,成功地执行联合国争取非洲经济复苏方案。

然而,我们还是要再次呼吁对债务问题采取新的态度。债务问题目前是一个非洲紧迫的令人关注的问题。我国代表团承认,多年重新安排付款期限、延长新贷款的期限和利息资本化等措施是极其宝贵的。我们已经指出,第三世界负债的总数不但没有减少,而且在这些政策下,1987年已经破了记录。我们所需要的是确实能够减少债务负担的政策。这些政策要求债权国政府、国际金融和发展机构进行积极的干预。

我们一直怀有这样的理想,即由于国际体制固有的动力,它需要一个新的

经济和政治秩序，来向所有国家公平地分配责任和利益，而不是一个受到巧妙操纵而“使少数人大获其利、某些人无利可获、大幅度增加所有人所付的代价”的秩序。

杜格苏伦先生(蒙古)：首先，请允许我最热烈地祝贺比得·弗洛林先生当选为联合国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主席这一高级职务。我们认为，这是国际社会赋予他的崇高荣誉，是对他作为外交家所具有的丰富经验的承认，也是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世界事务和加强全球和平与安全事业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所表示的敬意。我们相信，在他熟练的领导下，大会本届会议将在工作中取得新的成就和具体结果。

同时，我要向你的前任孟加拉国外交部长乔杜里先生表示感谢，他娴熟地主持了上一届联合国大会的工作。

我国代表团要借此机会再次祝愿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身体健康，并在孜孜不倦的工作中一切顺利。

本届联合国大会中的一般性辩论自然反映了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和目前最紧迫的问题。人们在对人类命运忧心忡忡的同时，对国际关系发生好转怀着谨慎的希望。

产生于胁迫、新全球主义和算老帐政策的一种对抗性态度仍然是主要的西方大国和它的一些最紧密的盟国的代表的发言的主调。这样，历史被故意地歪曲了，真理遭到毫不留情地践踏。

另一方面，一种建设性和负责任的态度，一种考虑到核时代现实的对话和谈判的精神显然正在日益普及。这样一种令人鼓舞的变化是社会主义国家、不结盟运动国家和所有其他主张建立一个无核武器和非暴力世界的爱好和平的力量不懈地进行努力的结果。

今天，这些力量对苏联和美国最近就消除其中、短程核导弹原则上达成的协议只能感到满意和乐观。达成这样一个协议将是军备竞赛恶性循环中的一个重大突破，并且是朝着真正核裁军跨出的第一步。就建立减少核战争危险中心达成的苏

美协议是对这一项协议的重要补充。

1987年9月18日的苏美联合声明给我们带来了希望，即双方将在维持反弹道导弹条约的同时本着雷克雅未克会晤的精神进一步努力制定出削减战略武器的条约。同样，存在着就禁止核武器试验进行全面和逐步谈判的前景。

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希望，所有这些变化将为实现苏联关于在2000年前逐步销毁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计划铺平道路。正在关于禁止化学武器的谈判方面取得的明显进展也增强了这种希望。

我们认为，在这些方面取得的进展将对实施华沙条约成员国提出的从大西洋到乌拉尔大大削减武装部队和常规军备的建议所作的努力提供真正的推动力。实施由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其他欧洲国家提出的在中欧和欧洲其他地方建立没有核、化学和其他武器并且也不集结武装力量的走廊地带和地区的倡议，现在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第一步具有紧迫和实际的意义。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同志写的一篇“安全世界的现实和保障”的文章包括了一项消除战争危险和通过所有国家在联合国领导下进行集体努力建立一个可靠的国际安全制度的全面的措施方案。我们认为，这篇文献在新的情况下进一步阐述和发展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的一天颁布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和平法令》的观点和目标，全世界进步的人民今年正在纪念这场革命70周年。这一二十世纪的重大事件迎来了一个人民自由、独立和社会进步的时代。它使和平与和平共处成为国策。华沙条约成员国宣布的社会主义军事理论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目前正在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的调整和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加强了普遍和平与安全的物资基础。

蒙古人民共和国认为，执行实际的裁军措施将为建立全面的国际安全制度的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铺平道路，这就是执行在军事和政治领域中的裁军措施。这样一个组成部分的另一个内容是消除紧张和冲突的温床。

我国政府赞成加强正在出现的要求召开关于中东问题国际会议的积极的倾向，并且赞成在确保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权利、从自1967年以来占领的所有阿拉伯领土上全部撤走以色列部队、以及有效地保障黎巴嫩和该地区其他国家的国家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立即、公正地解决这一局势。我们认为，阿拉伯国家采取联合行动和巴勒斯坦抵抗运动队伍加强团结对实现这一目标是至关重要的。阿富汗、柬埔寨和尼加拉瓜政府奉行的全国和解政策和采取的具有建设性的国际行动为政治解决帝国主义势力和其地区的帮凶阴谋反对这些国家所造成的局势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这些国家的人民沿着他们选择的道路发展的权利必须得到所有人的尊重。善意和现实主义应得到积极的响应，而绝不能被用来实现自私的、帝国主义的目的。

蒙古人民共和国始终不渝地支持印度支那国家、孔塔多拉和利马集团、桑地诺政府、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和他的代表为政治解决这些热点中的局势所作的建设性努力。我国政府还支持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按照安全理事会有关伊朗和伊拉克之间停火的决议采取的步骤。蒙古赞成立即停止这场相互残杀的战争的呼吁。

蒙古代表团不只一次在这里指出，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力量的勾结是加重南部非洲局势的主要原因。蒙古人民共和国谴责其对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其他前线国家的颠覆行为，支持非洲国家和非洲统一组织加强该大陆的和平、独立和促进社会进步的斗争。

我国代表团支持立即给予纳米比亚人民独立和在南非根除种族隔离制度。我们坚决反对把解决纳米比亚问题与古巴国际主义工作人员从安哥拉撤出的问题联系起来。

蒙古支持加强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以及使外国军事存在立即从该领土上撤出。

裁军的措施和世界不同地区的国际局势的改善为解决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创造

了有利条件。这一事实得到最近在联合国主持下召开的裁军与发展之间关系国际会议的结局的充分证实。

我们认为，在世界上保证各国经济和社会安全的可能性，取决于使其经济相互依存关系变成有利于解决人类进步方面主要问题的一切国家间真正平等和互利的合作。华沙条约缔约国于1987年5月29日所发表的柏林宣言，设想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与手段，特别是关于最紧迫的问题：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不足和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蒙古在实现这些目标的同时，积极看待不结盟国家有关南南合作的特别部长级会议的成果。

社会主义国家建议为奠定全面国际安全体系基础而作出共同努力，敦促国际社会共同迎接核时代的挑战。一切国家都要享有集体的和平等的安全，都要以尊重各国人民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和进行和平与建设性工作的权利的基础上和平共处，除此之外，别无他择。

我们是以《联合国宪章》的精神和抱着对在新的情况下发展和实际执行其规定的需要的意识而这样做的。我们还吸取迄今在国际关系中所积累的经验。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最后文件以及不结盟国家的哈拉雷宣言是在这方面所取得的重要成果。我们认为，这些文件是总结新的概念和制订全面安全体系内容的基本来源。

联合国大会于1982年成立的、以前领导人奥洛夫·帕尔梅领导的关于裁军与安全问题的独立委员会的报告，应当得到更大的重视。这一题为“共同安全——一项裁军的计划”的报告得出了以下结论即走军事竞争的老路只能通向黑暗的深渊，在核时代，各国无法在牺牲其他国家的利益下实现安全，它们必须开始在相互合作的情况下制定自己的安全政策。

蒙古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的出发点是，加强亚太地区信任、相互理解和合作已成为建立全面国际安全体系的极为重要和有意义的方面。苏联、美国、日本、中国、印度、澳大利亚和所谓新工业化国家之间经济、科文和技术潜力的网络为发展有利于一切国家和有利于加强本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多方合作提供了难得的物质基础。



苏联在其1986年符拉迪沃斯托克倡议以及在戈尔巴乔夫1987年7月在对印度尼西亚《独立报》的提问的答复中，提出了关于根据这些方针建立地区国际关系的广泛建议。这些建议旨在通过和平手段消除紧张局势与冲突的温床，缓和该地区不同地方的政治与军事对抗的加剧以及在平等基础上发展互利的合作。

我国领导人巴特蒙赫同志在强调苏联建议的广泛和实际意义时指出：无疑，实现这些建议将不仅促进加强本地区各国的安全和实现建立无核世界的国际愿望，而且将缓和紧张局势、消除不信任和爆发新的冲突的危险，以及使太平洋和印度洋广大地区的海空交通通道更加安全。

鉴于亚太地区正在恶化的局势，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国家提出的和平建议是极为紧迫的。军国主义和寻求报复的集团正在试图把本地区变为产生与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爱好和平国家相对抗的滋生地。在这里，美国第一次打击的核武器和导弹正在陆地、海洋和水底越来越多的建立起来，一种旨在使外空军事化的危险的伙伴关系也正在形成。各种努力也正在加紧进行，以图动摇进步和热爱和平国家的局势，例如干涉其内政。

在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很多事件、和倾向也会表明，改善本地区局势和扩大和平合作的概念也正在取得长足进展。

苏美之间达成一项在全球双零点方案的基础上、在原则上消除近中程导弹的协议，将对本地区的局势产生无与伦比的有利影响。

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关系在政治、经济和其他领域中也获得了进一步明显的改善，这对改善整个国际局势有着巨大的意义。

越南、柬埔寨和老挝再次重新推动了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及东盟国家成员之间关系、以及使东南亚成为和平、稳定与合作地区所作的努力。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倡议，旨在消除朝鲜半岛和远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创造和平统一朝鲜的必要条件。它提议分阶段裁减南北双方军队，同时从南朝鲜撤离美国军队和武器，我们认为这一建议是非常及时的。我国代表团同意这样一种观点，即只有重新统一的朝鲜才能成为联合国的会员国。

拉罗通加条约推动了将南太平洋地区变为无核区的进程，该条约的生效是防止核武器在亚太地区扩散的一个重要事态发展。苏联和中国已经签署了该条约的附加议定书，蒙古人民共和国呼吁美国、联合王国和法国仿效苏联和中国的榜样。我国政府支持该地区各国为结束在太平洋进行的核试验而进行的斗争。

将东南亚和印度洋变为无核武器区和和平区的运动不断加强。我国支持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其他国家为此目的而进行的努力。

《苏联—印度关于无核武器和无暴力世界原则的宣言》是倡导新的政治观念的一个重大政治步骤。在该地区国家关系方面广泛适用该宣言的精神将对加强国际安全事业产生重大影响。

蒙古人民共和国作出了很大努力，促进该地区各国之间的信任和互相谅解以及睦邻友好关系的发展，积极支持为此目的而提出的各项建设性倡议。蒙古进而采取了具体步骤，以促进实现它的想法，即建立一种国际机制，有效地消除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国家之间关系中使用武力。

在今年4至6月份，经双方同意，大幅度撤离应我国政府要求暂驻蒙古的少量苏联军队，推动了加强这一地区的信任和互相谅解气氛。

最近，在我国召开了这一地区各国代表的一系列重要国际会议，商讨加强亚太地区和平与安全的问题。我国与这一地区各国的关系大大扩展了，与其中许多国家的政治对话的级别也提高了。我国政府将进一步努力，促进加强这一地区各国之间的相互谅解、睦邻友好关系与合作。

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相信，联合国作为维持国际和平的工具以及各国为适当解

决普遍问题寻找办法所作努力的协调中心的作用空前地提高了。今年5月，秘书德奎利亚尔先生对我国进行了重要访问，我国政府重申，它将继续支持联合国在此期间开展的重要活动。\*

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认为，我所提到的戈尔巴乔夫先生文章中阐明的一系列思想和具体建议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篇文章谈论了如何扩大联合国的作用以加强世界和平，并为建立全面的国际和平体系而奠定基础。

联合国秘书长建议在本组织内建立消除战争危险的多边中心，并提出了关于促进和平与裁军的区域中心的思想，我国代表团认为他的这一建议和思想是非常及时的。

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同意秘书长的看法，即在外层空间不应部署武器。我们认为，在为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发展国际合作的同时，特别应当注意强化为禁止将外层空间用于军事目的而制定的国际文书，特别是《关于各国探测及使用外层空间包括月球与其他天体所应遵守原则的条约》。

蒙古人民共和国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本组织应当着手处理有关问题，防止恐怖主义份子开展新的、极为危险的恐怖主义活动，即核恐怖主义。

在大会本届会议上通过关于加强在国际关系中不使用武力原则的效力的宣言，将是联合国为强化各国平等享有安全的概念而作出的实际贡献。它还将推动实施联合国以往通过的关于加强国际安全与人民和平权利的宣言的各项条款。

我国代表团希望大会本届会议将成为一个重要里程碑，标明在加强联合国实施《宪章》各项条款的效力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就我国代表团而言，它将尽一切努力促进本届会议的工作取得成功。

最后，我要宣布，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作为它一贯支持联合国活动的一种表示，决定在1987年和1988年期间自愿捐款\$20,000，以帮助联合国应付它目前的财政困难。当然，这笔数额微不足道，我希望所有意识到需要尽一切努力支持本组织的人都将明白这一表示的目的何在。

\* 主席继续主持会议。

阿瓦迪亚·阿里亚斯先生（巴拿马）：主席，在讲话的一开始，我愿强调巴拿马共和国对选择你这样一位胜任的人主持联合国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的工作是如何高兴。我还应对你的前任就他完成的令人钦佩的工作向他表示特别的敬意。此外我还要谈到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先生不懈地献身于和平事业和加强本组织的精神。

与上面的讲话相似，遵照一个多年的传统，我想在这个讲话的一开始先详细地列举主要的国际问题，之后再解释巴拿马对它们的立场。但我发现我不得不尽量压缩我讲话的这些内容，因为此刻我是在代表一个受到威胁和创伤的人民，一个遭到屈辱和进攻的民族。

9月7日是我国和美利坚合众国签署《巴拿马运河条约》十周年纪念。1977年的那个事件得到了国际社会特别是拉美大陆国家的一致欢迎，它们从那项文件中看到了一个在巴拿马领土上结束殖民主义的日期，一个从美洲领土根除一切殖民主义残余的日期。

不幸的是，这项条约的十周年纪念对我们巴拿马人来说不是一场庆祝，巴拿马人已表示他们的义愤来纪念这个日子，他们深为失望地看到早先的意愿和决心被歪曲，协议被一个已经开始执行的侵略计划所取代，这个计划构思严谨组织周密执行坚决，要把我们独立和主权的梦想化为一场荒谬和可怜的闹剧。

去年，巴拿马共和国总统在这个大会堂里谴责说，美利坚合众国最反动的分子在巴拿马反对派中的极右翼份子的支持下掀起了一场运动，诋毁巴拿马政府的领导人，以便破坏我们在孔塔多拉集团中为实现中美洲和平所作的努力，并压制我们要纠正破坏《托里霍斯—卡特条约》的声音。

在过去的一年中，我们看到这场运动有所加强，出现各种毫无根据的指责，特别是指责为争取中美洲和平而一直坚决斗争的当局，针对那些坚决反对美国在运河区恢复和保留一块殖民地企图的人，针对坚决反对把巴拿马政府降到一个俯首贴耳的殖民地地位的人。

由于巴拿马在受人操纵的庞大的通讯媒介网面前不能取得或行使答辩权，这种

诬蔑增加其严重性、数量、频率和潜在的危害，因为构成这个统治计划的第一部分及道义的侵略是必要的，它使美国公众舆论适应情况，以便能宽容任何对巴拿马的行动、任何非正义行为、任何进攻和任何违反《联合国宪章》和美洲国家组织宪章的行为。由于实现那个目标需要深刻了解美国人民的民主敏感性，非常熟悉最有效的把造谣中伤变为得到广泛接受的事实这种欺骗手段，美国在巴拿马的外交使团人员被系统地更换，行政和技术人员得到增加。还违反1961年的维也纳公约，试图建立一个卫星广播设施。一个小组被组织起来，举办和指导官方工作人员、政治家和通讯员，以便操纵他们对巴拿马可能行成任何意见。组织公开了一整套所谓的违反人权和所谓民主制度的失误。实际上，美国的整个外交使团似乎都变成一个依靠他自己的散发机器制造诽谤和谎言的工厂。我们就这个问题向美国最高行政当局所提出的指控还没有得到答复。

世界的其他政府，那些可以得到未经篡改或伪造的情报的政府受它们自己原则的指导，根据它们自己的利益行事，它们知道那些都不是事实，它们肯定已经开始怀疑为什么美利坚合众国对巴拿马要这样做。之后它们将开始见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因为我现在必须谈到这个计划的第二部分：经济侵略。

在过去的十年中，我们在巴拿马革命政府建立一个大规模的金融中心这个计划方面取得了越来越大的成功，利用了我们国家所能够提供的特殊优越条件，而这已经成了巴拿马人民的一个新的财源和就业来源。随着外国银行在巴拿马开设分行的增加和这些分行资金增长至数十亿美元，美国政府也增加了对巴拿马的压力，要求它改变其银行立法。它们要求的这些改变可能会使这些银行认为把它们的活动转移到另外一个国家将更为适宜或有利可图，这将结束这些活动的繁荣，而它代表了9000个固定的就业。

当看到这场诋毁巴拿马的运动没有影响其金融中心，看到巴拿马仅同意做一些具体的可能有助于共同对付非法的毒品贩运的改变时，金融中心就成了那场侵略计划的目标之一。过去三个半月的所有煽动性活动其主要场所都是巴拿城银行业中

心，一篇新闻文章配上人们焚烧汽车或垃圾的照片，以一家外国银行的名字作为背景就能起到大众媒介的诋毁中伤所不能起到的作用。

刚刚三个月前，巴拿马在美洲国家组织和不结盟国家运动谴责了美国参议院通过的一项决议，这个决议违反了国际公认的作为各国间和平共处的基本原则。这个狂妄傲慢的决议甚至举出了应当使用的法律规范和方式，把一些在他们摆下的臭名昭著的棋盘上构成侵略计划中不听话的巴拿马官员赶下台去。

上周，当各国国家或政府首脑及代表在本组织表示支持中美洲和平事业，重申支持《联合国宪章》的各项原则时，美国参议院完全无视国际法准则，通过了一项决议对巴拿马的经济援助、军事援助和武器出口以及对巴拿马向美国的蔗糖出口附加其它条件，除非在45天之内，能够根据美国参议员们的意愿在巴拿马建立一个过渡政府。

历史上常见的讽刺现象之一就是压迫者经常犯下有利于被压迫者的大错，而且这一期限的最后日子正好同巴拿马的国庆节巧合。最后期限正是巴拿马人民纪念摆脱西班牙帝国统治的巴拿马独立宣言的前夕。在那天，我们将以最坚定的决心重申该独立宣言。

似乎侵犯人民的自决权的原则以及不干涉其它内政的原则还不够，最近美国参议院的决议违反了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特定的准则。我想简单提<sup>其</sup>中几点。

#### 《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第32条规定

“任何国家不得使用或鼓励使用经济、政治、或任何其它措施，来强迫另一国家，使其在主权权利的行使方面屈从。”（第3281（XXIX）决议。

大会关于不容干涉和干预别国内政的第36/103号决议明确的说

“各国义务在处理其经济、社会、技术和贸易领域的国际关系上避免采取任何措施以干涉或干预另一国的内政或外交事务，从而妨碍该国自由决定其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此项义务除了别的以外，还包括各国不得在违反《联合

国宪章》的情况下利用其经济外援方案、或施行任何多边或单边经济报复或封锁……作为向另一国家施加政治压力或进行胁迫的手段；（第36/103号决议，第II节/(K)段）

在去年刚刚通过的第41/165号决议中，大会

“重申发达国家不得违反《联合国宪章》规定和破坏它们通过多边或双边安排承担的义务对发展中国家实行威胁，或实行贸易限制、封锁、禁运和其它经济制裁，当作政治和经济胁迫方式，从而影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第41/165号决议第3段）

我愿在大会上表明，不管一个国家是多么不可一世，它也绝没有权利改变这些准则的意义，也无法逃避由于违反这些准则而受到其它国家的道义谴责。

现在，我来谈一下现已初见端倪的该侵略的第三阶段，我代表巴拿马政府在本组织所有其它会员国政府的面前谴责这种侵略。

就在这个月即九月二十三日星期三大约中午时分，当美国大使在他的官邸举行午宴，招待当地议员及许多反对党人物时——就是我一直谴责的那些企图推翻巴拿马政府的主要地方领导人，一百多名驻扎在运河边界地区防御带的士兵——他们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卫大洋间水道——乘坐两辆汽车来到美国使馆大楼面前，并停在那里，违反了1977年的《巴拿马运河条约》中规定的程序以及同该条约有关的其它关于撤走并转移这些外国军队的协议。

与此同时，一架注册牌号为M-23985的黑鹰UH60直升飞机从运河附近的霍华德空军基地起飞，在离里奥阿托机场南简易机场大约十公里的地方着陆，那里有巴拿马防卫部队的军事设施。这架飞机没有使用现有的空中通道，侵犯了巴拿马领空。指挥塔要求该飞机驾驶员说明身分并表明此飞行的目的，但是他拒绝回答。当巴拿马地面巡逻队向飞机走去的时候，飞机已经起飞。

我应当解释一下，我为什么提及这些细节问题，尽管在这样情况下在联合国的

发言中这样做是不太寻常的，这是因为巴拿马共和国的主要力量之一就是类似的侵略活动在其他国家中引起的谴责给我国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带来的支持。

《巴拿马运河条约》到明天就正式生效八年了，该条约特别考虑到这一事实，即多年来巴拿马人民的爱国感情由于美国在这块他们维持了75年的殖民非地上的军事存在而受到了深深的伤害，这75年是令人屈辱、令人愤怒的75年，这些外国士兵的所作所为就象趾高气扬的占领军一样。

因此，该条约的一些规定甚至禁止，官方场合例外，在特别规定的防卫区之外，不得穿外国军装。我在此以极为愤怒和难过的心情强调，一个外交使团的首脑和他的直接代理人举行午餐，招待一个目的在于推翻他们被派驻的这个国家政府的运动的领导人，这并不是什么官方场合。应当说，这是一次蓄谋已久的挑衅性行动，其目的就是为了造成一种助长暴力行为的局势。这样他们就可以向美国公众舆论说构成该计划的第三阶段的侵略行为是有道理的。

正如可以预料到的那样，现在已经出现了全国性的反响，体现在工会和学生组织的许多宣言中，使用了我国自从美国军队对巴拿马平民百姓犯下侵略罪行造成21人死亡、500多人受伤那天之后就再也没有用过的那种语言。

为什么如此蛮横？为什么象美国这样一个实力雄厚的大国要和一个给它提供了许多服务的国家，和一个始终表示友好的人民作对呢？

有朝一日，各国政府领导人将会懂得允许这种造谣诬蔑、制造谎言的恶劣把戏继续下去，不可能不危及他们自己的民主制度。

因此我们现在必须说明(一个各种力量的罪恶勾结为什么反对巴拿马的独立和主权，反对巴拿马的政府；该政府正在这场力量悬殊的斗争中捍卫自己作为独立和主权国家的地位。

近五年来，哥伦比亚、墨西哥、委内瑞拉和巴拿马政府一直在共同努力促进和平、谈判解决中美洲问题协议的达成。外国干涉使用类似的方法或其他的方法，



视情况而定，一再破坏了1983年提出的倡议，这项倡议首先将孔塔多拉集团的国家，随后将支援集团的国家团结在一起，得到了所有国家的普遍支持，特别是欧洲共同体及不结盟运动国家的真诚、坚定的支持。

我们不得不为坚决地采用拉丁美洲的办法来解决这一拉丁美洲问题而付出高昂代价。随着我们克服了一个又一个障碍，美国政府的一些部门在很大程度上又重重设制新的障碍；在和平前景开始显现时，巴拿马政府又遭受压力，要其撤出孔塔多拉集团和停止对该地区和平事业的支持。

当孔塔多拉集团四国同阿根廷、巴西、秘鲁和乌拉圭等国的立场形成一致的时候，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位军事人员亲自对马尼尔·安东尼奥·诺列加将军发号施令，要求巴拿马撤出孔塔多拉集团。当他听说这种要求是对我们人民和国家尊严的侮辱时，一项征服巴拿马的计划便产生了。三个月之后，就开始广泛替换美国外交人员，接着又增加行政管理和技术人员的数目，运河旁部队驻扎的数目也有所增加，完全不顾两国间有效条约中禁止增加这些人员的规定。

美国政府中那些策划破坏巴拿马独立的反动势力认为，很有必要以能够盲目接受其命令的傀儡政府来取代巴拿马政府。

巴拿马总统埃里克·阿图罗·德尔瓦列在第四十一届大会代表巴拿马的发言中，谴责了企图躲避执行运河条约的阴谋；根据这些条约，应在12年内将运河管理权全部移交给巴拿马，同时，结束美国军事力量在我们领土的存在。

上述发言以及对美国许多违反条约现象的进一步谴责使得执行中的侵略计划更为变本加厉，一些美国通讯媒介和当地和驻外新闻社也添油加醋，使人们相信各种诽谤，以作为这场肮脏战争中的主要武器，来反对那些维护我国独立与主权的人们。

联合国是人类在反对野蛮的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中作出种种牺牲之后，而产生的美好和充满希望的结果。本组织最为强大的成员们为了吸取我现在回顾的惨痛教训，付出了无数生命丧失和财产严重破坏的重大代价。人们仅仅过了半个世纪是不会忘记这些的。

威胁我国的运动在其结构、方法、联合部队活动的方式、组织以及战术整个方面都使人毛骨悚然的回想起使欧洲被征服和成为废墟的法西斯主义运动。

尽管这样，美国参议院还是支持这一运动，采取干涉主义和经济侵略的罪恶行动，对美洲各国构成严重威胁，并且具体地威胁着世界和平。如果美国政府使用出其全部力量，把一个顺从美国愿望的少数人政府强加给巴拿马，那么，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会感到它的独立与主权是安全的，类似的企图发生在自己头上也是可能的。

美国政府某些部门正在支持、援助和怂恿一个企图推翻巴拿马政府的煽动性叛乱，并企图推出一个对美国驻巴拿马大使馆惟命是从的临时政府来取而代之；如果巴拿马人民不反对这种煽动性叛乱的话，我今天就不能在此作这番谴责发言了。

自八十年代初以来，在新的运河条约生效几年之后，有人就非正式告诉巴拿马，有可能缔结一项协定，将把在巴拿马领土上的军事设施延迟到2000年以后，巴拿马也收到这方面的各种各样的信息。

美国军界的重要人士和代表坚持说，军事存在问题需要美国政府最迟不得超过1989年——也就是15个月之内——就开始作出决定和采取行动；随着1977年巴拿马运河条约的生效，军事存在应该在12年内结束。

根据1977年缔结的协定，美国武装力量的数目应逐渐削减，同时，保护运河的任务应有程序和逐步的移交给巴拿马和防卫部队。尽管这样，在过去五年里，美国部队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大大增加；巴拿马人增加参与这些活动的事情却被蓄意忘却或拖延。

几年来，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高层的文官和军事官员越来越频繁地说，最后执行运河条约和结束美国在巴拿马军事存在的日子越来越近的这个问题，应当立即予以注意。

巴拿马政府对于它所收到的探寻和掩饰的建议只有一个答案，这个答案一贯是巴拿马要求美国不折不扣地遵守运河条约。这表明，构成反对巴拿马政府运动的少数政治势力一贯都赞成美国将其在巴拿马的军事基地延长到2000年以后。

在攻击巴拿马立宪政府之前不久，美国国会进行了讨论，并且有关于离开在巴拿马领土上现存设施的财政成本和这样做对美国战略利益所产生影响的报道。美国国务院最近的文件令人难以置信的公然建议，采取措施在巴拿马建立新政府，保卫它们的战略利益。这场颠覆我国阴谋中极端做法十分突出而又构成严重威胁的是，美国参议院企图强加给巴拿马一个临时政府；根据这场叛乱活动主要领导人一再发表的公开声明，临时政府的总统正是1941年被推翻的人，他当时企图使巴拿马成为希特勒德国的盟国。这使得反对巴拿马计划的另一动机昭然若揭，并再次表明，这对于美洲大陆其他国家和联合国的理想是十分危险的。

巴拿马知道目前它为维持其外交政策独立所付出的高昂代价，重申坚决致力于不结盟运动的各项原则，并希望在不远的将来看到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诞生。

巴拿马与拉丁美洲促进团结新趋势的国家一样，认为加强团结是目前的任务，认为这需要在中美洲取得和平和兄弟般的理解和慷慨，给予玻利维亚出海通路。表现出这样的成熟和团结将有利于拉丁美洲人民更好地为下述事业而奋斗：阿根廷对马尔维纳斯、南桑威奇群岛和南佐治亚群岛的主权，波多黎各人民完全实现自决，政治解决外债问题并消灭毒品贩运，为由于毒品这一灾祸而引起大多数居民道德崩溃的其他国家服务。从而，这还将使我们能更好地结成不可摧毁的阵线，与反对我们国家独立的、制造出来作为战争工具的造谣中伤作斗争。

巴拿马在美国废除奴隶制以前，及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就已消除了所有形式的种族歧视，它谴责南非可怕的社会分裂，再次表示它坚定声援纳米比亚人民。我们重申支持西班牙对直布罗陀的主权要求，敦促伊朗和伊拉克之间实现和平并敦促在黎巴嫩实现和平。我们还重申我们支持任何能够在阿拉伯与以色列之间带来和平

的行动，重申这种和平的基础是联合国决议所肯定的以色列国有权在安全的边境内生存。巴拿马再次声明它的人民对撒哈拉人民的声援。它与塞浦路斯、阿富汗及柬埔寨一样希望不受任何外国军事存在的干涉，并表示希望不久将能看到大韩民国和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能作为会员国出席大会。应立即同意召开部长级会议讨论朝鲜半岛统一问题的建议。

虽然巴拿马正遭受道德侵害并面对着军事侵略的危险，但它将继续为由拉丁美洲来解决中美洲危机而斗争，它将继续要求实施1977年的巴拿马运河条约，根据协议的条件，该运河应于1999年12月31日完全由巴拿马控制，美国的军事存在将于上述日期结束。

巴拿马共和国完全有理由援引本组织的宗旨并利用国际法准则所允许的所有合法手段，它已开始这样做：公开明确声明美国已违反了这些宗旨和原则，这首先是对巴拿马政府进行长期的严重的道德侵害，然后是有预谋的卑鄙的经济侵略。

我还要明确指出，由于使用武力反对我国的独立，这些宗旨和准则势将面临变成一张废纸的危险。由于面临着这一巨大的危险，我们巴拿马人将不顾所面临的艰难时刻和巴拿马国家为了反对侵略者所需要作出的巨大牺牲，继续为民主自由而斗争。我们将决不接受征服。

主席：我现在请想要行使答辩权的代表发言。

我要提醒会员国，根据大会第34/401号决议，行使答辩权的发言第一次插话时间限制是10分钟，第二次是5分钟。代表团应在自己的座位上发言。

泽波斯先生（希腊）：土耳其常任代表在昨天对希腊外交部长所作发言的答辩中显然继续保持了它提及他精心选择的过去事件的习惯，这只是企图作武断的解释，分散大会的注意力，使它不再注意塞浦路斯问题的核心，即：土耳其军队继续占领着这一共和国领土的一部分。土耳其常任代表在发言中从希腊和塞浦路斯最近历史中的较长期的、所有令人瞩目的发展事态中孤立地选出一两件事相当笨拙的，如

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企图求助于马卡里奥斯大主教的名字，这位主教在其后半生致力于保卫塞浦路斯的独立，反对土耳其的扩张。

让大会将注意力集中在对历史分析的问题上，这不合时宜。我只想请大会回顾一下：1974年6月15日反对一个主权和独立国家的领袖的政变是一种叛国行为，这给了土耳其一个借口和等待已久的时机，将侵略部队开进了塞浦路斯。

在谈到塞浦路斯问题时，我国的外交部长清楚并彻底地强调了如果土耳其部队不从这一岛屿完全撤出，就不可能有解决问题的方法。不用对它的声明再进行任何解释。但是对那些坚持无视问题核心的人，我要简短地提一提大会决议中一些有关的段落。

大会1975年通过的第3395号决议第3段：

“要求毫不迟疑地从塞浦路斯共和国撤走一切外国武装部队，外国军事设施和人员，并停止外国对其事务的一切干涉”。（第3395(XXX)号决议，第3段）

大会1978年通过的第33/15号决议中导言部分第6段，痛惜

“外国武装部队和外国军事人员继续留驻塞浦路斯共和国领土及其部分领土仍被外国军队占领的事实”。（第33/15号决议，导言部分第6段）

在同一决议的第3段中大会

“要求所有外国武装部队和外国军事设施立即撤出塞浦路斯共和国”。（第33/15号决议，第3段）

1979年通过的第34/30号决议导言部分第9段，大会痛惜

“外国武装部队和外国军事人员继续留驻塞浦路斯共和国领土及其部分领土仍被外国军队占领的事实。”（第34/30号决议，导言部分第9段）

在同一决议的第5段中，大会

“要求所有外国武装部队和外国军事设施立即撤出塞浦路斯共和国”。  
(第34/30号决议,第5段)

在1983年通过的第37/253号决议第7段中,大会

“认为所有占领军队撤出塞浦路斯共和国是塞浦路斯问题取得迅速和双方都可能接受的解决办法的必要基础”。(第37/253号决议,第7段)

在第8段中

“要求所有占领军队立即撤出塞浦路斯共和国”。(第37/253号决议,第8段)

这些段落含义明确,无需解释,强调了我国外交部长昨天提出的主题所具有的重要性。

我要进一步指出,希腊完全没有拒绝履行自己根据《保证条约》应负的义务。该条约根据《联合国宪章》,没有规定任何采取单方面军事干涉行动的权利。然而,土耳其不断拒绝讨论将其军队从塞浦路斯撤出的问题,拒绝讨论建立一个使塞浦路斯两族均感满意、新的扩大的保证制度,同时也拒绝基于基本的人权和三个自由。

要有效地确保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和统一,那就必须解决这三个主要问题。土耳其应当澄清自己在这三个问题上的立场,而不应通过其常驻代表就我们对秘书长的态度作没有根据的评论,我对此感到非常遗憾。

我丝毫不打算象我的土耳其同事一样作这样的评论。然而,我只想从事实出发,谈一下土耳其总理最近在谈到土耳其与另一个邻国之间的关系很糟时说的话。他说,土耳其“将以解决塞浦路斯问题同样的方式解决这一问题”,在塞浦路斯行动之后,已经找不到希族塞人或希腊人了。

我不得不提及这些声明,作这些评论,我对此感到遗憾。同其他问题一样,

我们在塞浦路斯问题上也完全赞成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原则与价值准则，我们捍卫每一主权国家，例如塞浦路斯共和国的权利，要求它们诉诸于哪一论坛，都应象尊重自己一样尊重这些原则和价值准则。

穆舒塔斯先生（塞浦路斯）：在对土耳其的蒂尔克门大使的发言作出答复之前，我想引用塞浦路斯共和国已故总统马卡里奥斯大主教说过的话。他是在向联合国发出戏剧性的呼吁，要求帮助抵抗土耳其对塞浦路斯人民和塞浦路斯这一小国进行屠杀时说这些话的。确实，正如蒂尔克门大使所说，马卡里奥斯谴责了希腊军政府为暗杀他而举行的政变。我认为，这正表明了他有独立的看法，表明他一贯维护原则和民主的理想。

然而，为避免土耳其代表忘记，让我们看看马卡里奥斯是如何对土耳其在该次政变之后立即大动干戈、残暴地入侵所说的话：

“由于土耳其的入侵，塞浦路斯这一欣欣向荣和快乐的岛国变成了充满眼泪和死亡的废墟。……世界目睹了未设防的城镇残酷地遭到燃烧弹的轰炸，平民在狂怒的破坏中遭到滥杀。甚至医院、教堂和已成为无价之宝的古老的纪念碑也遭到了袭击，化为灰烬。残酷的谋杀、强奸、抢劫和掠夺每天都发生……人们只能追溯到公元五世纪的阿蒂拉时代才能找到同样的具有类似的残暴与破坏行径的入侵例证，而侵略者自己为这次入侵行动起的代号正是阿蒂拉，这真是再适当不过了。在土耳其组织了庆祝活动和游行，纪念和庆祝土耳其对塞浦路斯取得的胜利，土耳其空军和海军的首脑由于对一个手无寸铁的小岛国取得胜利而获得嘉奖。这正是一次胜利……但被战胜的是国际的合法秩序，是联合国及其《宪章》，是文明社会的所有文明准则”。（A/PV. 2251，第页）

然而，蒂尔克门大使出于一时需要——这是他的原话——而避免提及马卡里奥斯发言中的这一部分。

我们再次听到一种荒谬的论点，即对塞浦路斯的入侵符合《保证条约》，据说

这一条约给予土耳其可在塞浦路斯使用武力进行军事干预的权利。而该《条约》中涉及这种行动的内容只是规定同其他保证国共同采取和平行动。因为，《联合国宪章》第2条第4款明确禁止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任何违反《宪章》这一条款的条约都是无效的。土耳其的入侵是一次侵略行径，违反了《宪章》和国际法的所有准则。关于那次政变的说法只是借口而已。试图在联合国的时代根据《保证条约》的条款为入侵塞浦路斯辩护，这种做法完全置《联合国宪章》的原则与宗旨、特别是第2条第4款和103条于不顾。

在试图为土耳其占领军通过武力强行以类似种族隔离的做法将希族塞人与土族塞人分割开来加以辩护时，蒂尔克门大使声称交换了人口。安卡拉正是将自己对两期联盟的定义基于这点之上。这时，我们同意以联邦方式解决塞浦路斯问题。但是，在我们听说所谓的人口交换，听说在一个国家内建立两个仅——我重复指出，根据民族划分公民居住的区域，我们就对这种分离和分割的安排表示完全反对。因为，这种做法违反了所有的人权公约，是过去所说的一种种族隔离的形式。我们认为，我们的所有公民、不论是希族塞人还是土族塞人，都有迁移、定居和拥有土地的自由。

但是，我们所面对的塞浦路斯问题是土耳其对联合国的一个会员国塞浦路斯进行的侵略。联合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已经通过了一系列的决议和决定，但土耳其却对此抱蔑视和无视的态度。因此，问题是迫使土耳其执行安全理事会的强制性的决议。土耳其是联合国的一个会员国，根据《联合国宪章》的第25条对尊重和实行安全理事会的决定承担了庄严的义务。

正如我的希腊同事所强调指出的，联合国的所有决议都毫无例外地坚持要求土耳其军队撤出。然而，土耳其至今为止没有撤出一兵一卒，恰恰相反，却增加了其军队的数量，更新了其军队的武器。秘书长在1987年5月29日给安全理事会的报告(S/18880)中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

土耳其还让数千人进入塞浦路斯定居，试图使被占领地区土耳其化，最终分割这些地区。



由于入侵我国而遭到国际社会谴责的土耳其认为我们把这个问题提交到联合国辩论是“顽固不化”。但是，许多世界问题都在这里讨论。难道审议纳米比亚或南非问题，审议中东问题或巴勒斯坦问题，以及审议中美洲问题都是顽固不化吗？

对于根据联合国的决议进行的谈判进程，塞浦路斯有责任把有关问题的发展以及缺乏进展的状况报告和汇报给联合国的会员国们。这是因为土耳其的顽固态度，尽管特克曼大使提到了秘书长在进行斡旋全盘努力中制定的一个文件，秘书长的努力得到了我们的支持。

土耳其在过去就常常荒谬的谴责说土族塞人在受苦受难，但是，自从土耳其在1974年入侵以来，他们的这种说法的原因和目的就变得十分明显了，也就是试图为土耳其继续占领我国而辩护，这是违反庄严的联合国决议的。

至于提到的所谓1983年的大屠杀，我奉劝特克曼大使，那些住在玻璃房子里的人不应该扔石头，因为世界的确不会忘记的。

努涅斯·莫斯克拉先生（古巴）：在这里，我愿意回顾一下本世纪以来的一些例子，52年前的1939年5月，委内瑞拉人卡洛斯·阿彭特在埃尔·莫里埃·德·莫坦塞斯被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的部队杀害，同时遇难的还有古巴反对帝国主义的战士安东尼奥·吉塔拉斯。卡洛斯·阿彭特当时正在为使古巴摆脱尼加拉瓜而获得真正独立进行着斗争，他的战友是令人难忘的爱国主义者萨尔瓦多·法拉班多·马蒂，马蒂和自由人民的领袖，奥古斯托·塞萨尔·桑迪诺一道为反抗帝国主义干涉和使尼加拉瓜获得自由进行斗争。

我们历史中有许多象卡洛斯·阿彭特和法拉班多·马蒂这样的英雄。我们的人民尊重他们，以及尊重他们所树立的榜样。那些无视这一事实的人就意味着无视我国人民的合法理想。

昨天下午，萨尔瓦多代表对我国政府支持埃斯基普拉斯第二项协定提出疑问。

他还提到了古巴所谓输出革命，好象革命并不是剥削和贫困、非正义和压迫、国内社会经济不平等的结果似的，似乎革命可以强加在人民的意愿之上。

他还抱愿我国支持萨尔瓦多爱国主义者，好象这是十分稀奇的事，或者更坏的说是不适当的。古巴曾支持并且将继续支持中美洲五国总统的协议，正如古巴从一开始就支持孔塔多拉集团的努力的。我们一贯支持法拉班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和萨尔瓦多的民主革命阵线提出的关于谈判解决强加在萨尔瓦多人民头上的战争的建议。

我们希望真正解决该地区的问题，从而保障所有人民享有和平，使他们自由地选择自己的未来，正是为了这个和平的未来，卡洛斯·阿彭特、法拉班多·马蒂和安东尼奥·吉塔拉斯以及许许多多象他们一样为我们的历史增添了光彩的人，献出了生命。

西里安德先生（美利坚合众国）：我们遗憾的是，巴拿马外交部长的发言十分不准确。我作为一个美国前国会议员，可以向大会保证，巴拿马外交部长所提到的美国参议院在9月25日通过的决议是参议院的意志，而且仅仅反映了参议院的观点。美国参议院所表达的情感是本着支持巴拿马人民行使其基本民主自由权利的精神。这种情感不应该被看作是干涉巴拿马的内政。至于外交部长提到的美国武装部队成员访问巴拿马的美国使馆一事，我愿意指出，美国海军的27名飞行学员对美国驻巴拿马城的使馆进行了礼节性访问。这些学员没有带任何武器，而且是穿的军礼服。

让我再次强调我们对于巴拿马代表不符合事实的发言表示惊奇和遗憾。

哈克塔尼亚先生（土耳其）：昨天，土耳其的常驻代表就希腊外交部长的发言作了答辩。而代表希腊和希族塞人的两个代表团却要求在今天对我们进行答辩。人们都以为拖延一天可以使他们提出理由更充分的论据。但是，看来两个代表团决定用一天的时间来准备的发言十分乏味、令人厌烦而且都是漏洞百出的陈词滥调。

希族塞浦路斯人似乎没有认识到，每次他们用这种方式讲话，并对土族塞人表现出仇视，他们这样作就更加深了同住在这个岛国的两族人民之间的不信任感，他们又勾起了土族塞人对苦难过去的回忆，土族塞人曾经在1963年到1974年间不得不忍受希族塞人的政治和军事力量的统治。希族塞人看来似乎还没有理解在这个岛国两族共处和建立新的伙伴关系是可能的，其唯一条件是土族塞人感到其安全不再受到威胁，土族塞人有可能有效地并在平等基础上参与联邦政府，以及土族塞人能享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在进行了许多年的谈判之后，双方就一些基本原则达成了一致意见，已故的马卡里奥斯大主教和基普里亚努先生在1977年和1979年代表希族塞人庄严的接受了这些基本原则。

正是在这些协议的基础上，秘书长经过了近两年的与双方的集中讨论，制定了全面解决的协决草案的框架。希族塞人在大会的发言中采取了这样的立场，即，他们不仅拒绝接受秘书长的建议，而且否认他们在1977和1979年间所作的承诺。所有这些言词都是为了一个很明确的目的：回避任何解决办法。为什么？因为在希族塞人方面，没有人能够承担妥协的责任。

就希腊代表而言，我认为，他所说的任何话都不能改变我国常驻代表昨天所述的观点的合理性。希腊代表歪曲了土耳其总理的发言。但是，即使雅典的最高明的骗术也不能掩盖事实的真象。

塞浦路斯的悲剧是希腊政策的产物。如果希腊不玩弄扩大其对该岛主权的野心，如果它不对土族塞人和希族塞人搞阴谋诡计，如果它对希族塞人力行容恕，而不去鼓励和支持他们的统治的本性，如果它依然忠于其条约的义务，如果他们还记得他们自己的历史经历，即，他们的雄心只是带来了耻辱和沮丧，那么，塞浦路斯是能够与1960年通过的宪法生活在一起的。

现在希腊要求土耳其扭转希腊的掠夺者造成的局面，并听任土族塞人由希腊和希族塞人摆布。我们不会这样作的。我们将继续支持秘书长斡旋的使命，支持一个谈判的进程，这一进程不仅涉及到希腊和希族塞人最关心的问题，也涉及塞浦路斯问题的所有方面。

里特尔先生(巴拿马):美国代表对巴拿马正在联合国大会前谴责美国违反条约的行为表示了惊讶,该条约是我们和美国签订的,同时,他也对我们谴责——用《联合国宪章》的话来说——美国干涉巴拿马内政表示了惊讶。

巴拿马和美国之间的协定,规定在本世纪末结束美国的军事存在,也很清楚地规定,美国的军队在我们国家的领土上只是为了保卫巴拿马运河。

在防卫区以外调动军队构成了对协定的威胁,而且也不必要地伤害了巴拿马人的情感——75年以来,巴拿马一直忍受着军队出没于全国各省和大街小巷。

美国参议院借口保卫巴拿马人民的权利——在外交部长的发言中,他提出是美国国务院——通过了一项决议,该决议指出,巴拿马45天以内需要一个临时政府。

如果这不是干涉另一国内政的话,那么我认为就没有任何行为是干涉另一国内政的了。

主席:现在我要求向第二次发言的代表行使答辩权。 时限为5分钟。

穆舒塔斯先生(塞浦路斯):我要感谢土耳其代表的建议,一种家长式的建议。我也要对他和他的国家提出我的建议,建议他和他的国家注意安全理事会决议的庄严的呼吁,也建议土耳其将部队立即撤出塞浦路斯共和国。确实现在是时候了,作为联合国的会员国,应该以实际行动来表明对其宪章规定的尊重。

塞浦路斯属于塞浦路斯人,希族塞人和土族塞人是我们人民宝贵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没有人干涉我们的事务,我们无疑会象以前一样友好和和平地生活在一起。

泽波斯先生(希腊):不久以前,我意识到,主席先生以及大会会员国的宽容,因为我必须忆及大会以前所作出的塞浦路斯决议的有关章节的内容,这些章节清楚地强调,问题的关键在于外国占领部队从这一主权国家撤出。

我刚才当然是指的土耳其代表,我只想谈我刚才忆及的问题,而根本不想陷入

一种历史性的争论，我们可以在其它地方进行这种争论。

我感到很遗憾，因为他认为现在来为一个对其历史，文化以及忠于民主原则和自由而感到自豪的国家制定出忠告的时机已经成熟。

上午6点10分散会。